



去偽齋集卷六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雜著

論性

或問孔孟論性同異曰孔子多兼氣質言性孟子專以義
理言性曰性相近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合下便兼氣質
此其說自堯舜始堯曰允執厥中中既善了世間又只他
一箇誰敢侵奪何勞允執蓋中者道心而撓亂之者人心
也不允執則人心奪之矣譬如有物在手怕人奪去然後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一

允執之耳至於舜又明白說出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蓋人心豪強道心微弱人心眾多道心
孤立道心者中也道心雜於人心如披沙揀金須得那真
正金又須得他不多不少底分數不著仔細察識之功何
以擇之不著純一不雜之心堅確不移之念何以守之允
執此中之道心其苦如此或曰道心是性人心是氣質物
欲與性何干曰這氣質物欲不知是天與底不知是人做
底性字從生從心道心是天生之心人心亦天生之心此
二心者與生俱生與形俱形道心不是先人心不是後道



心不是內人心不是外譬之玉在石中破石得玉果有殼核去殼去核果始可食人心石而道心玉人心殼核而道心果實也道心者義理之性人心者氣質之性人心道心不是兩個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不惟是也物欲與氣質也不是兩個物欲者氣質之物欲也氣質剛則有暴橫侮奪之物欲氣質柔則有貪財好色之物欲故言氣質而物欲在其中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舜之所謂道心書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有善無惡義理之性者也曰習相遠也惟上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二

知與下愚不移此舜之所謂人心書之所謂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有善有惡氣質之性也或曰性相近也皆是義理之性曰義理之性原只是一個怎說得近須是兩物纔說得相近蓋義理之性一氣質之性萬氣質之初善與惡不甚相遠周子所謂幾善惡孟子所謂舜跖之間是已善與善亦不甚相遠惡與惡亦不甚相遠如夷惠之清和蹠跖之奸暴是已譬一根之枝木同末異一派之流源同委別至於相遠則舜跖之分五十步百步以至百里千萬里之殊也不以氣質之性亂義理之性不以義理之性棄

氣質之性故孔子之言無人敢辨孟子原知性有氣質但諸家言性專主氣質故孟子言性專主義理至於諸家引證不與辨駁但云乃若其情與才皆謂之善才情便有善惡喜怒哀樂愛惡欲非七情乎七情皆善乎畢竟所說仁義禮智之情乃義理之情只可以證義理之性不可以證氣質之性至於孟子自言未嘗不露本真曰耳目口鼻四肢之聲色臭味安逸自然是人心自然是氣質未嘗不說是性或曰此性指好邊說曰既是好邊君子何以不謂孟子他日又曰動心忍性性既善矣何可又去堅忍又曰犬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此皆性之善乎有善有惡之性乎故曰孟子明知性有氣質緣與諸家辨故專與義理之性言之耳大抵義理之性眾人與聖人同氣質之性聖人與眾人殊純粹不雜之謂理美惡不同之謂氣當真精妙合之時卽帶有真實無妄之理握菽而擲之聽其所止止於膏壤者滋茂蕃碩止於斥鹵者枯蒿萎落止於瓦石者無根可託而不生止於牢莖者爲雞豕所食止於道路者爲車馬所蹂踐均嘉穀也而生機殊所值之地則然非嘉穀之罪也降恆而命之聽其所著著於清淑之氣則爲上智著

於頑濁之氣則爲下愚著於駁雜之氣則有美有惡著於
紛紜之氣則爲庸眾均帝衷也而稟受殊所值之氣則然
非恆性之畜也周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明道有
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見哉其言之矣禪家言秤錘是
鐵子曰秤錘是鐵鐵不可謂之秤錘猶云善是性性不可
一槩言善或曰孟子立世教之防儘說性善人猶爲惡若
說氣質也是性人益無所忌憚矣曰君子爲善不關他知
性善之當爲小人爲惡不關他不知性善之當爲今見桀
紂盜跖而問之曰善當爲惡當爲決不敢曰惡當爲善不
去爲齋集

卷六 雜著

四

當爲又謂之曰仁義禮智凶暴淫虐孰善孰惡決不敢曰
仁義禮智是惡凶暴淫虐是善他若肯爲善去惡此二言
足矣他若不肯那怕焦唇爛舌說性善徒多口語耳

說天

或曰天命之謂性性有三天亦有三乎曰此未易言也無
極之先理氣渾淪而不分氣化之後善惡同源而異流理
道之天先天也惟一降衷所秉繼善所成是已吾無論氣
運之天後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氣一陰一陽純粹以精
極精極厚中和之所氤氳秀靈之所鍾毓人得之而爲聖

爲賢草木得之而爲椿桂芝蘭鳥獸得之而爲麟鳳龜龍
騶虞鸞鷟二曰偏重之氣孤陰孤陽極濁極薄各恣其有
餘各擅其所能爲邪爲毒人得之而爲愚爲惡草木得之
而爲荆棘樗櫟鉤吻斷腸鳥獸得之而爲梟鳩豺虎虺蝮
蛇蝮三曰駁雜之氣多陰多陽少陽少陰少陽不陰不陽或陰
陽雜糅而不分爲昏爲亂爲細爲浮人得之而爲蚩爲庸
草木得之而爲虛散纖茸鳥獸得之而爲羊豕燕雀蠹蟻
蜂蟞之屬至於五行之氣根陰根陽其所生者各從其類
得金氣多者善爲堅貞爲果斷惡爲頑愎爲刻削得木氣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多者善爲質樸爲慈祥惡爲矯拂爲歧惑得水氣多者善
爲德慧爲柔嘉惡爲淫污爲奸巧得火氣多者善爲光明
爲振拔惡爲凶暴爲放恣得土氣多者善爲厚重爲信實
惡爲狂惑爲陰險至其爲黑白爲妍媸爲短長爲聾瞽聰
明皆有所鍾以成其質匪自壞也匪自爲也與之者無心
也受之者不知也皆陰陽五行所賦予萬物所稟受而兩
不自由也或曰萬物不善失之有形之後非過在未形之
前陰陽五行奚病予曰不知其子視其母萬物子而陰陽
五行母也陰陽五行果皆善乎雨暘時若善也而淫陰沒

溺萬家亢陽赤地千里疾風迅雷酷霜大雹濃霾臭霧傷人害物怨咨號呼者億兆同聲茲非陰陽之惡乎金有金銀銅錫鐵管也而砒礪硫錒同產於金谷木有榿楠松桂善也而荆棘樛櫟同列於木水有甘溫醴壽泉善也而毒溪苦澗同出於泉以至火有六淫土有九壤善惡之性種種不一其母已非純善矣其子安能無惡乎或曰此氣質也非德性余曰氣者天所爲乎萬物所爲乎氣旣天所爲豈有善氣生物而惡氣獨無所生乎豈有惡氣獨鍾之草木鳥獸而不鍾之人乎恐造物者不能如是一一也至於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六

氣運之天又非一種以自然爲盛衰挾人事爲得失萬有不齊括之爲九洪荒之初渾噩洪灝人物雍熙相樂相忘此淳龐之天唐虞夏時一帝當天五臣輔運四海歡欣幾二百年此泰寧之天三代迭興一姓終始有隆有替以衰以亡氣運所驅人事隨之此平常之天訛言讒說排闥從橫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朝無國是野無公言以亂天下此巧僞之天春秋戰國逮於秦項三百餘年國無淨土歲無寧時原野厭人膏血麥菽化爲荆榛此殺戮之天武曌當陽穢德彌宇易廟屠宗污宮亂朝郊則天格廟則神享此

淫濁之天癘疫時行妖孽爲祟旱以七歲水以九年或門
無雉類或里無人煙此虐厲之天君子小人禍則同禍福
則同福玉石不分薰蕕雜處此混沌之天小人得志安富
尊榮君子潛身危亡困辱此倒置之天當是時也氣運當
權化劫爲政仁覆閔下之旻天曰明日旦之昊天好生惡
殺福善禍淫之帝天剖心嘔血搶地哀號若無聞也若無
見也所謂氣天惟危道天惟微時也是故西北寒燥東南
濕溫春夏發生秋冬收斂時行物生無心爲之任從偶遭
適值無爲爲之張主談性者歸之理義氣質談天者歸之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理道氣運言理不言氣爲世教也諸儒闕肆而敷演之以
多萬世紛紛之口則誣矣予因虞廷十六字而演之曰氣
天惟危道天惟微惟變惟贊聖人是持

中庸

道具於人心散於事物行於日用不日用非道也離事物
非道也不合於天下萬世公共之人心非道也夫淺深精
粗高下幽明豈有二哉深者發見而爲淺精者散殊而爲
粗高者流行而爲下幽者著見而爲明無淺者粗者下者
明者則深者精者高者幽者何所附屬無深者精者高者

幽者則淺者粗者下者明者何以推行譬一身舍耳目鼻四肢百骸則精氣神散舍精氣神則耳目口鼻四肢骸死故人倫庶物皆性天之流布日用常行皆性天之變弛棄其然而求所以然舍可知而探不可知是二之也不知日用常行皆所以然不可知者也嗟嗟求不可知探所以然猶不害爲語上猶不失爲窮神君子惡之惡其公與近而驚高遠耳至於立身行己自有正大光明切近精實易簡平通之道推行於起居食息語默酬酢子臣弟友之間乃有視彛倫爲鄙俗謂黠檢爲拘泥離經叛道倡虛寂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八

放蕩之談履險趨邪逞音譎恣縱之好臣事瞿曇戈戟孔孟此斯道之寇讐也吾欲勤王而世無倡我者吾力又不足以倡人乃明庸

明誠

乾坤必有所與恆高山大川必有所與凝日月江河必有所與行萬物必有所與生鬼神必有所與靈天下國家必有所與寧萬事必有所與成孰與之誠與之夫誠何物也實理也實有此理則實有此氣實有此理則實有此事以人格天則能動風雷者此物也以人動物則孚豚魚者此

物也以有情感無情則城爲之圯而隅爲之崩者此物也以無知應有知弩牙速產杵穰止噎者此物也以無知應無知游波投而枯海汪洋慈石動而鐵鉞輾轉者此物也立於此動於彼不感則不應小感則小應大感則大應感之極應之速或曰僞亦能動乎曰大僞似誠能令人懜格天動物毫髮不能何也人可欺天與物不可欺也然而神有忽情有竭僞窮直露本態乃得人寧能終欺乎夫嫩蕊游藤纖絲細蒂烈日如焚而滋榮如故必有所恃以爲命者折芳花而樹之餅陰之幽室膏以清流不竟夕而焉然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九

萎謝則誠不誠之說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明明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明故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明明故也夫道若大路然大路之平且直也如矢如砥然卽千蹊萬徑家人人必達於邦畿始爲都會洛邑天下之中也秦人曰洛東齊人曰洛西晉人曰洛南楚人曰洛北此一洛也是西是東是南是北非東非西非南非北洛人曰秦在吾西齊在吾東晉在吾北楚在吾南是莫是於此矣故道有至極學有詣極二之者支一之者拘不二

不一卓如躍如以足以目身與意俱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明不明之說也粵有五人者欲之燕一人瞽附眾以行一人迷指東西爲南北一人跛顧數程途甚悉若素履然一人舍康莊躋摩天之嶺凌無地之淵困頓而死一人歲歲入燕或家於燕數歲問所經夷險不能對問燕之景物不以對而心目之間宛如也卽瞑而宵馳泰如也故獨知之契可以忘言卽兩人晤語有幾微不了於心則累千萬言不相下故道以耳明聞者蔽於聲道以目明見者蔽於形道以知覺明意識者蔽於情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十一

故兩間之內六合之外知至知終際於無窮其來也不塞見聞知覺之路其化也歸於虛靈湛一之庭此之謂至明

明恒

自有天地之前以至無天地之後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乾坤毀矣草木自萌蘖之後以至摧萎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榮枯決矣飛潛蠢動之物自胚胎之後以至死亡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生機絕矣是天地萬物所賴以常存者恒故耳恒從亘從心亘延長也上天下地而日在其中日行天地之間萬古東西無一息之停延長甚

矣人心之無息者似之故恒亘心也說文云亘從二從舟
誤矣一本云亘音宣又誤矣亘從日亘從日嗟夫世有三
恒天地恒萬物恒聖人恒外是則無恒矣存養此心與身
終始造次顛沛富貴貧賤而一息之或違非恒也可驚可
懼可憂可樂可怒可躁可戀可厭之事適當其前而一息
之或違非恒也死生之際一息有悔心非恒也夢寐之間
一息有妄境非恒也忽淡忽濃忽三忽二非恒也初無所
爲偶動得心非恒也屋漏暗室念有隆替非恒也宗廟室
家心有敬忽非恒也然則恒也者執一不變之謂邪曰非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十一

然惟恒恒然後能無恒無恒者恒恒之所爲也風雨晦明
天無恒度榮枯開謝萬物無恒命常變順逆聖人無恒應
氣化常無恒天地萬物委順而已時勢常無恒聖人貞遇
而已若恒而無無恒者以通之非恒道也明於恒之道而
後可以語體道之學

明定

定者萬化之祖也萬物之府也萬事之母也定者生氣動
者耗之定者造物動者化之定者宰事動者終之故定可
以回天定可以攝神定可以留有定可以生無寂而不死

者定乎徃而不盡者定乎變者窮神者終而分毫無所減
與增者定乎知定之義天地我契萬物我類握定之權天
地我旋萬物我安故御一身之火者莫如定定天下之不
定者莫如定然則定亦有未善乎曰定而定未善也無定
之定善也無定無不定善之善也何以養定曰以定養之

明敬

敬者不苟之謂也於文從苟從支支音朴擊也敬無他攻
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因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
不苟也主一無適持念不苟也小心昭事顧諟不苟也獨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主

寢不愧衾寔息不苟也夢寐卽白晝之爲魂魄不苟也不
愧屋漏幽獨不苟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步履不苟也無
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儼若思安定辭坐如尸立如齊
聲音不苟也冠毋免勞毋袒衣冠不苟也毋放飯無流噉
飲食不苟也心常惺惺無所昏忽精神不苟也無忤容無
飾狀意態不苟也歌有歌容舞有舞容好樂不苟也循牆
磨折揖讓不苟也善戲謔兮談笑不苟也屏氣息忍唾洩
呼吸不苟也君子當饑疲之色困頓不苟也急遽無亂造
次不苟也草莽不失君臣之禮患難不苟也執事敬應務

不苟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予臨兆民若
朽索之馭六馬臨下不苟也夫妻相敬如賓閨門不苟也
同寅協恭僚友不苟也夙夜匪懈事上不苟也對越駿奔
交神不苟也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夷狄不苟也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也易簣而斃結纓而死臨終不
苟也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可苟之不苟也無射亦保不苟
之不苟也夫敬與苟死生之關也興亡之歧也治亂之樞
也一念不苟而百體咸正矣一身不苟而萬事咸宜矣一
人不苟而萬國咸寧矣臣庶不苟庶績咸得所矣人人不
苟而天地萬物育矣不然則亂則死則亡敬之道大矣哉
或曰敬有要乎曰存心存心有要乎曰主靜主靜則心存
心存則不苟此之謂居敬故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
之學學聖人者奈何其始也毋不敬其終也恭而安嗚呼
盡之矣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說

附圖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爲家萬物一體盡得人道
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
後聞者曰眾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絕良心喪盡

者曰凶人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卽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艱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旦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一行之失卽爲躋跖一言之謬卽爲桀紂非便爲躋蹠桀紂而躋跖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卻一念舜跖可變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夫爲一善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西

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凶乎。余眾人也每徘徊於歧路夫一歧向九天之上安樂萬端一歧入九地之下憂危百種左足右足願與二三子決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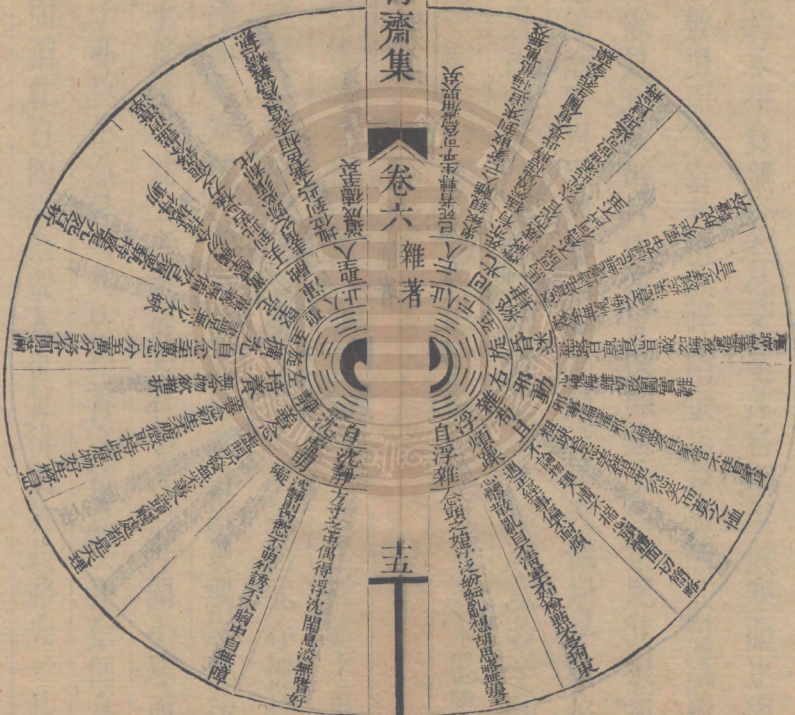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十五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說

附圖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饑寒而止尙僅僅不敷用而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飮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藉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鷲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苦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鶉衣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六

爲溝中瘠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旣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旣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人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嘗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恥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虞書十六字解

道在吾心其大無涯溥之而橫四海置之而塞天地放之而彌六合微乎不微乎且道心人心孰重孰輕孰尊孰卑舜先人心而後道心得無立言之未精乎世儒之說曰人性本善厥賦惟均無聖無愚安有兩心若然則盈天地間皆堯舜也性焉安焉所由惟天從容中道舉世皆然曲禮三千無庸立教之瑣屑五刑三千徒多禁制之煩苛千官可以無設五兵可以不試固知聖人之苦心敝敝然非爲道心增駢贅皆爲人心設隄防也蓋人心道心勢無兩大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十六

道心本不微也人心惟危故道心惟微使天之生人也皆道心而無人心則橫四海塞天地彌六合皆是物也而何微之與有危古名字從人在山上登高而據險也當此豪雄猖獗之人心無論無中可執道心且晻晡明滅不絕如綫矣堯獨憂之而命舜曰允執厥中堯蓋無俟精一而從容中道所以戒舜者喫緊惟此四字舜之三言豈復有加於堯哉曰危微推失中之故也曰精一詳得中之功也旣得之故執之今夫離沙無金然沙粗而金精不披沙何以見金離石無玉然石惡而玉美不去石不能得玉道心雜

於人心之中也似之精之云者分道心人心而二之也初見入欲中人欲漸見人欲中天理又漸見天理又漸見天理中人欲又漸見天理中天理則精乎其精矣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道心人心本同一貫離人心何以見道無人心何以爲道後來如佛老每離人心覓道心故絕情去智出世離倫聖人不外人情求天理故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一之云者合人心道心而同之也元氣賴穀氣以存無穀氣則無元氣毋令傷食而已火傳薪而有無薪則無火毋令生煙而已理乘氣爲有無氣散則理還太虛毋令害道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九

而已耳目口鼻之欲皆人心也皆氣也聖人亦人耳詎能滅人心而去之乎同人心之欲惡緣人情爲禮法故聖人不遠人以爲道不已甚以矯俗知人心不可無務道心合而爲一化而爲道耳精以分之則人心無權一以合之則人心爲用故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中曰精曰一皆擇中之術也曰執曰允執則拳拳服膺時時在念食息起居無間呼吸生死與依皆執中之功也虞廷千古傳心惟此中之一字後世千聖接脈只守此中之一字何必紛紛然各立門戶牽合附會求新於二帝

哉朱子解一云守其本心之正而弗離又爲允執厥中架
屋上之屋或云惟一允執厥中又斷聖人之成語矣或云
精到那一處是精猶未精至一而始精皆鑿說也吾謂二
氏專畱道心去人心絕百欲爲無欲其失中也遠二帝以
道心攝人心化有欲爲無欲其立中也極正是吾儒與異
端分別處色人心也而詩取夫婦之相思則榮啓期非中
矣財人心也而孔孟受道義之餽則陳仲子非中矣富貴
人心也而聖人取道得之富貴則箕潁非中矣凡不近人
心者非道心也非道心則非中也故不精則人心混道心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不一則道心雜人心離人心則遠人以爲道矣中庸一書
十六字註腳也

易剝復夬姤四卦解

剝

坤上
艮下

五陰似兩足一陽似片板有牀之象五陰似門旁之兩
牆一陽似上蓋之屋有廬之象五陰之狀如兩輪故有
輿象此以上九爲主

剝不利有攸往

戒小人之進也若曰往必不利汝無往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五陰柔變一陽剛剛何以堪變卽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順而止之禦小人之道也不止則逼不順而止之則激觀象者察言色動靜觀其必至之勢也君子知陽之日消日虛陰之日息日盈乃天行之自然不可強犯以取敗故順而止之於陰則消其息於陽則盈其虛所尙如此乃順天以行而默寓扶抑之意也孟子云順天者存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無道之天不可不順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剛地柔山重地虛地陷則山崩故地必使厚而山乃可安故曰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貞正而固也不指九言初六剝牀以足其進不止於足也若貞而不進何凶之有蔑貞而前進不止則凶矣故聖人戒之曰蔑貞何損於九正以蔑下耳何凶如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剝牀及辨可憂矣故以蔑貞戒之孔子曰汝何不貞而前進汝未有與耳蓋二應六五五以陰而居五之君位柔弱不剛雖隣於九而不敢應二以剝九不足爲二之助雖前進何爲哉徒取凶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無咎言上九之無咎爲九幸也三與上爲正應對頭又攜下之二陰擁上之二陰咎莫大焉孔子曰六三何以無咎於上九哉三居五陰之中獨與九應上下四陰皆疑之矣彼同人而離心何咎於我哉朱傳誤矣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至以膚無救性矣何也六四挾下三陰以盛其黨借上陰以引其兵逼近上九之膚矣其事急其情迫將安避之必不利於我矣然曰切曰近猶未災及其躬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眾而君子獨小人盛而君子衰勝之不能避之不得絕之不敢惟有收之而已六五君臣又在牀之君也五陰宮人皆牀下之人也上九則次第而寵幸之如魚之在貫分愛均恩不失好於一人彼五陰者雖懷不利

之心因感貫魚之德無復不利之事矣孔子曰終無尤
言始若可尤而終無尤矣昔人云獨坐窮山放虎目衛
虎何忍食之此順而正之道也若逆而卻之如何是
好然以宮人寵之也不曾倒了門面失了禮體此處羣
小之妙術所謂棄命從殺者君子妙用全在此爻下手
工夫言不能盡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
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剝到上九畢竟陰盡而變為坤碩果何嘗不食然一陽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之脈根柢於五陰之際有碩果不食畱種再生之象焉
聖人不忍言一陽之盡亡不欲見六陰之全盛也而曰
碩果不食一陽何盡之有且此五陰也君子得之以爲
輿有乘載之利焉此一陽也小人恃之以爲廬有覆庇
之休焉徒費剝之之心用盡剝之之計終不能成剝之
之事矣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纔元耳而遂曰亨聖人望君子之通如此其亟也

出一陽出於地入一陽入於天也當初出入之時陽極微弱而羣陰朋來正盛於九天之上能無疾之乎疾則有咎故戒一陽曰無疾朋來則微弱得以保全而無咎矣小人眾而君子獨其自衛如此

道一陽所由之舊路也反回也陽今回來復由自家舊路矣朱註往而復來來而復往非也

七日來復陽自姤時日去不回至復則第七陽矣剝陰也聖人裁之曰不利有攸往復陽也聖人進之曰利有攸往其情大可見矣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復之所以亨者陽剛反回也用是而知剛方正直乃植身之道柔懦陰伏非亨通之衢故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無疾朋來乃順行之道也泥中之苗莠穢中之牟尼自不相染疾之何爲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無往不復天道循行之自然聖人養復則從容以俟天行聖人亨屯則撥亂以盡人事道固各有攸當耳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當剝坤之際陰盛陽衰不絕如綫眾人視天昏蒙君子視天倒置其心幾不可見矣至於復其見天地之心未嘗絕陽又知坤所以養陽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動屬陽諸動耗陽陽自至日始生至二月始壯十一月微弱之甚也閉關以禁商旅之行不省方以息奔走之擾恐耗微陽之氣以是知平旦之氣內不動七情外不觸六欲夜氣如何不長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始去於剝之上遽生於復之下六日之末七日之初其間不能以寸故曰不遠復凡過必悔而後改初九纔去便復到不得悔時而已復矣故曰無祇悔吉莫大焉吾人之過過時不覺做後方悔悔而圖改則已遠矣悔恨莫及有壯趾冥行迷而不知悔有數悔力衰竟不能復而甘心死亡者極重力微可爲慟哭

修芟去也芟去在我之本無以復我之固有修身莫妙於不遠之復董子所謂去惡於將萌起善於微眇是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復一陽生天地之仁也二居下之上大臣之位也近於九而能下之其爲復也豈不美乎世有仁在上而不能法仁在同人而不能友者况肯下乎長敖遂非如之何能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曰頻復必頻失矣故厲頻失而頻復終歸於悔過者故无咎

義主於斷惟頹子不貳過中人以下不啻頹矣所以然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美

者非見過不明柔不能斷也若奮然果斷以義自裁則不頻矣何咎之有凡柔懦之夫無立志故習非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天地之義氣也不能改過只當責志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爲陽君子道長也六四居五陰之中下二陰以推之上二陰以挽之譬之五人爲伴勢不能以不前情不忍以獨背誰能獨復乎四與初爲正應只見初之爲道也而從心甚濃只見四陰之非也而離心更切故獨復

焉孔子曰以從道也雖違眾吾從道何害其爲違復之
六爻惟此爻爲最美亦惟此爻爲最難士君子立身從
眾不能自異不惟徇人實從心之所欲而藉口曰人皆
如是我何能矯之不知有見於道之當從則挽四陰以
從道固爲善與人同之仁卽不然而跳脫此身於流俗
之中亦爲遺世獨立之勇嗟哉斯人所謂中立而不倚
者吾黨思之余中年時常愛砥柱以爲拍天波浪千古
不移心實師之晚年笑曰吾不師砥柱矣砥柱只踏得
自家腳跟定與世何益吾欲迴狂瀾而西之卽力不能
勢不能此念決不可少此卦不言吉无咎者何也違眾
遭俗未必吉而无咎然志在從道則殺身舍生以之矣
安問吉與咎哉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二以陰居陰居下爻之中得中道矣又下仁以成休

美六五亦得中道與二爲應亦效之休復而益敦厚其
復蓋以二之中考己之中相觀而善同復無過之地所
謂師臣者帝一德咸有也何咎之有然陰居尊位僅能
自考不能率羣陰以成當陽之治故祇能无咎也

上六逃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逃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與三爲正應三已頻復但不逃耳上六去初甚遠逃其復路莫知所之橫行直撞必凶之道也其凶何如凶于而身則有災眚用以行師則羣陰無丈人之吉凶于而師終有大敗以六五之國君叛則凶于而國以其國君凶蓋至於十年之久勢窮理極亦不克行終有悔心必自復矣蓋數窮於九十年又從一起復之義也天道無往而不復之理聖人望人無往不欲其復之心况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天

卦以復名竟以不復而止非作者意也諸家皆言上六狂悖至十年之久我師竟不能征討則無結局矣余解克能也征行也言上六至十年竟不能行終降服而復或王師撥亂反正而復矣孔子曰上六之所以逃復而凶者何也六五君道尙敦復而上六乃逃而反之故凶耳向使則君自治何至於此

夬

䷪ 乾下兌上

眾君子決一大小人

諸家解夬卦不鑿千古覆車而復走其敗轍令人驚死

愚悉以經文正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讀易所以用此
易若如諸家作用十人十敗百人百敗以待小人猶不
可況上六權勢薰天挾天子而據之上乎蓋五陽之決
小人以陰用者也若以陽用如何了得如朱傳言明正
其罪而盡誠以號呼其眾相與合力豈有濟事之理乎
徒自齏粉耳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揚於王庭小人得志顯據威靈於王者之庭也若孚而
任真實推赤之心號而章仗義執言之口必有危厲不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无

但公朝不當如此卽明告自邑亦不利於卽戎蓋幾事
之密獨知猶嫌於疎妻子猶懼其洩卽戎之道豈利如
此必何如而利利有所往言在此事在彼聲在此實在
彼方獲其利耳攸往者自初九至九五漸進密謀不動
聲色及至疾雷不及掩耳此決小人之道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決而和此去小人六字訣也正名其罪號呼其
眾相與合力說乎和乎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

何謂揚於王庭言一柔乘於九五之上耳經文甚明諸家解不知何所本耳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決小人而至於有厲可謂危矣何以故乃因其堂堂正正信實號呼以光明行之故耳蓋五陽不難於光而難於密故戒其光耳

告自邑不利卽戒所尙乃窮也

自邑雖非外人然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雍姬是已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管蔡是已告自邑所尙在口乃自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窮之術也卽戎何利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貴在自治難得五剛以漸而長必至於乾一柔豈有不終之理今小戲云有老僧趕山一步緊一步象棋進卒將軍皆剛長乃終之義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祿卽德澤也在下受之則爲祿在上施之則爲德德澤貴施不貴居居如居積之居居德則非施祿是謂屯膏吝賞在上者積而無用則驕奢盈溢在下者望而弗獲

則謗譏離散最爲上之所忌者渙王居意蓋如此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居極下之地懷疾惡之心負陽剛之性而壯於前趾以往則厥足用傷不勝爲咎矣蓋敵入之道勝而後戰非戰而幸勝初九無勝筭而勇往所謂暴虎馮河者安得不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應九五得愬於君然亦不敢明目張膽故惕懼而號鳴莫夜之間如此如此密謀雖有上六之戒可勿憂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恤矣

國家之事不告於君則自專自專者敗明告於君則必洩必洩者敗不敢不告不敢顯告得中道矣蓋上六之惡亦九五所惡而不敢圖君臣協謀戎何足憂乎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與上六爲正應覲面相逢迴避不得若壯於頄以示疾惡之意豈不有凶惟君子雖常存夬夬欲決之心而不敢分毫露睽違之意譬之獨行遇雨在我雖不免

沾濡之患在彼雖不忘愠怒之心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何咎之有孔子遇陽貨聲叫聲鷹絕不露其於面孟子遇王驪終日無言不免壯煩之容獨行者五陽之中獨二與六爲正應又如子見南子卽遇雨然若有沾濡而愈近愈離又有不爲所濡之意情不浹洽安得不愠无咎者旣免其濡又脫其凶此最難題非大賢不能做不然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矣

言君子夫夫非壯煩者何咎之有或以有愠作四陽是五人者自相離心矣何以謀人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爲羊九四居兌之初有臀之象焉離乾之類下無所藉於三陽有臀無膚之象焉九五挽之使前令夫上六有牽羊之象焉以勢言之九五爲上六所劫權輕而四不能任以情言之下三陽恐四離羣黨六勢孤而不敢決當此之時其處身也前進不可中止不可故其行次且如牽羊然則可以無悔人有言也不聞不可遽信不可聽之耽耽聞之默默此將決未決之時上下溱洳之

際防乎其防慎之又慎也

既已離於下勢未得於上無決之之藉故曰位不當也
聞言近於聰不信近於不明乃所以爲明也若明則反
不明矣

九五菟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以剛中之德當人君之位爲眾陽之主有決斷之
權於小人也如菟陸然一招兩斷何難招於決然九五
乃夬之又夬不敢宣揚於外明正其罪以行仍密其深
沈不露之機而中行之始得無咎其五王挾中宗夜斬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二張之時乎故無咎

言中行者此中未肯光明以行之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當五陽之密謀已玩上六於股掌之上矣至此而號召

聲罪以致其討六何說之辭而聖人不忍也曰吾之所

以待六者無遺智有餘勇矣無事乎號自然有凶天網

恢恢不漏矣故不盡法以俟其自凶或服罪請死或悔

禍自新亦聽之矣孔子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上六必

變而爲乾豈有可長之理哉蓋去惡之道圖之於始萌

者易爲力圖之於極盛者難爲功當此之際疎則禍及其身激則禍及其國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傳中孚號惕號無號是一意聲罪致討也乃光中道不明未光是一意智深勇沈也必夫處見健見決不可處用說用和至於餘有餘之力而不用尤見聖人手段蓋神武不殺者有餘威兵戈不試者有餘仁財用不費者有餘積養成其惡而殲之兩有過矣故畱不盡之法有餘體與其令小人死而無悔不若令其生而含羞有餘恩不善用者如五王之畱三思則亦夫之罪人矣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妬

巽上
乾下

妬女壯勿用取女

妬一陰始生何至於壯異長女也以一陰而遇五陽直前當之不爲回避故稱遇以罪其相敵又稱壯以罪其無禮也嗟夫復之震未嘗不壯聖人惟恐其微弱而閉關以養之巽亦微陰也使稱女壯而金柅以繫之聖人之情深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一取女不可與長也

六只如初猶可言也長則大可畏矣憂其將來故曰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萬物發育流動充滿謂之咸章此豈獨陽所爲天地不
交遇則萬物不生成初雖一陰不可不謂之地凡易稱
中正如九五六二九二六五或陰陽適均今五以陽居
君位可不謂中正乎卻止稱剛二以陽居臣位如何反
謂之中正此理之難通者不知以剛遇柔爲中正猶近
夫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壹

初雖非中正然與九五合遇不可不謂之中正矣天地
相遇四句對言天地相遇萬物之大行也剛遇中正聖
人之咸章也二五相姤最無取義

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於
金柅柔道牽也

乾爲金巽爲木柅以止車以金爲之可謂繫之固矣爲
所繫者貞固不前則吉矣若有攸往必見凶咎戒初六

也豕未必躡躅然性陰躁一經繫繫雖羸不免心心念念常在躡躅告五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與四爲正應有賓主之義二以陽剛逼近於初初陰物其象魚二就而包之專爲已有夫切近之物不爲遠取何咎之有然物既專於己利不及於人近於不義夫子象之曰義不及賓言義不當及於賓也義公天下之利聖人無所不公然利所當得不害其爲專一介不與不害其爲義聖人蓋喜二之能包魚也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姜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與初爲異則初其臀也初爲二所包則臀無膚矣三與上九爲正應上九亢而不相顧故進不得前又不甘讓故其行次且不能無進心故厲不敢起爭端故无大咎牽引也挽之使前也言無決裂前進之意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四之魚而爲二所得欲包而無所有如桀紂不能自保其民而爲湯武所得也曰遠民非民遠君自遠之

耳安得不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瓜甘物也有章美之意以杞包瓜含章也杞高木也九五君位也初以一陰居下獨抱章美之德原無望於君之下己而杞乃下而包之含其章美是天道下濟人君下賢之象賢者出於望外如有隕自天之象在初固爲奇遇如版築磻溪之爲臣在五則爲聖主如高宗文王之爲君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其義一也

舍如房舍之舍身所居止也詩之舍命不渝以理言易之舍命以數言君子以舍者理之在我者也至於命則數之在天者也天之氣數非我敢必安得舍之今之冀非望之福如已物然皆舍命者也曰志不舍命言有隕自天非初之所敢志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地氣上升不至於九天之上不止天氣下降不至於九地之下不止初有上交之意而上九亢陽如角之向上

無下濟之心是謂天地不遇居上而驕負勢自賢最可羞吝然無求於人而敖然自守何咎之有然而窮者何也居至高之位既無九五之下賢又似九四之遠民子然無與何窮如之

姤之道相求而后相遇相遇而後相合二之包魚專合也三之次且姤合也四之無魚失合也五之包瓜善合也上之姤角不求合也

繫辭解

一陰一陽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之道也降生於人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而人即承繼此純粹不雜於氣稟之陰陽是之謂善既得此善而凝成此純粹之理是之謂性此君子之道也孟子言性善指此仁者得偏陽東方生長之氣只謂仁爲道智者得偏陰北方靈明之氣只謂智爲道百姓得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二陰四陽四陰二陽雜糅之氣多故日用而不知以不知者爲道而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諸眾也仁者果穀中之生機顯諸仁造化之出機也一氣嘘而爲春爲夏眾仁盡顯設矣用者萬物發散之成功藏諸用造化之入機也一氣吸而爲秋爲冬

眾用盡歸藏矣本義謂仁謂造化之功用謂機緘之妙誤甚仁謂造化之功猶可言也用謂機緘之妙如何說得去生生之謂易富有日新盛德大業所謂生也有生者有生生者生生之體樞紐萬端變化不窮是之謂易下面陰陽不測之謂神正應生生一句

乾惟靜專故動直坤惟靜翕故動闢

天地設位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聖人之崇效聖人之道義也而真體中涵實由成性存存以爲道義之門乎

憧憧朋從眾人浮泛之思歧雜之慮也不可有思曰睿慎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三

思之九思再思君子窮理之思也不可無然至理本在同歸一致之中而求之殊途百慮之內不勝其勞必須清靜其心到那何思何慮之地然後凝神於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天此乃聖思之極功若眾人以昏散一無所思之心應萬感紛沓之事聽其自然胡耐亂應不須如之何如之何此與禪家任心卽是動念便乖何異談道者不可不辨

論儀禮

唐賈公彥疏儀禮序云周禮儀禮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不知何所考據不自覺其言

之誕也周禮見於經傳儀禮一書孔子未嘗出諸口孔子云立於禮又云詩書執禮云吾學周禮此必宗廟會同聘問慶弔征伐燕享錫予封拜辭命誥戒正大宏遠之規模鉅典鴻猷之制作豈度數儀文動容周旋瑣屑煩猥是亟亟哉况周公當攝政之時正創業之際值殷紂之後事幼沖之君計安天下整頓乾坤大綱萬目無限焦勞繼日待旦多少勤渠且遜膚襟懷東征惟悴有何閒暇心緒作此細微曲折米鹽碎事哉且儀禮皆士而無王侯豈王侯不冠昏喪祭耶或曰儀禮文章簡古邃奧非秦漢以後之文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學

曰文誠古矣有一代之文有一人之文二典三謨平正通達唐虞之文也乃商周之書儘有艱澀奇怪不可以讀者蓋一種之書一人之筆不可以世代論古今也或曰禮儀三百此書是已威儀三千二戴是已曰吾不敢謂儀禮非古書而不敢謂爲周公書夫信而好古後學自當虛心乃後世僞妄之言託古聖名賢以行於世者不少也况漢初購書動以千金寧無貪妄儒生竄手於其間乎不然亦後進於禮樂者所爲也故信書者當信禮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呂子曰禹德視堯舜誠衰矣然其衰也不以傳子而以傳賢夫大聖人之作爲不必視前轍也道在於可自我作古何害羲軒以前豈無子若丹朱者乎而傳賢未聞傳賢自堯始堯視天下公器也視民公物也付公器理公物惟可是視何必君我子而賢他人也何必天位當我有不問子之賢愚而世世據之也丹朱不可君九男皆不可君乎顧皆不肖我而肖我者惟舜吾惟問其能安民與否耳不問子與賢也故廢丹朱而與舜則千古聖人公天下之心自堯始而非以示軌轍也舜非轍堯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聖

下與我矣我與益比肩而事堯舜獨以天下與吾子益謂
我何不若薦益以聽天下之所歸天下而果歸益邪益固
可以君天下而我不愧堯舜傳賢之盛典天下而果歸啓
邪啓亦可以君天下而我無棄賢與子之恥名蓋以盛德
之名希堯舜而以衰世之人心待天下余故曰禹之德衰
不以傳子而以傳賢也雖然亦不得不爾也自信難信天
下後世尤難不避迹而任天下後世之毀也譽也爲尤難
吾君之子之言出於朝覲訟獄謳歌之口則可出於禹之
口則不可夏之人心未必唐虞之人心也故不避嫌自避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望

嫌始禹之德衰亦不得不衰也

春王正月考

胡氏謂孔子以夏時紀周歲昔人疑之胡氏云不曰春秋
天子之事乎余尤疑之夫諸侯大夫天子所得而誅賞予
奪者也孔子不得誅賞予奪而正其可誅可賞可予可奪
之罪以爲是夫也雖不華袞鈇鉞於天子之庭而得褒貶
榮辱於是非之口此史官法官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若召
而爵之執而戮之則天子事矣然則孔子罪我之言何謂
也曰是非褒貶之筆人之所忌也愛憎毀譽之口或罪我

不明亂臣賊子之徒或罪我不公非罪我行天子之事也
孟子春秋天子之說已加孔子未有之權胡氏以改正朔
爲天子之事又加孔子以無王之罪夫改正朔易服色異
姓受命之事非但天子之事也孔子周人也而改周之正
朔豈直無時王亦無武周矣行夏之時不過師弟之私語
魯史者公天下垂萬世之書也天下奉正朔五六百年矣
習知子之爲正月五六百年矣非革命而一旦改之此豈
行天子事乃無天子之事耳孔子尊周者也從周者也方
以有君倡天下乃革時王之正朔以無君自處何以討人
去僞齊集

卷六

雜著

聖

非惟不忍亦不敢矣或曰春秋歲月固夏正也豈能爲孔
子諱曰周雖以建子爲歲首而未嘗以十一十二月爲
春二三四月爲夏五六月爲秋八九月爲冬何以知
之寅月爲春自唐堯命羲和授時以來虞夏商周末之有
改也是夏之時乃唐虞之時非夏所得專也寅卯辰爲春
己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非周所得改也吾
姑以天道明之日中星烏堯殷仲春周以爲孟夏日永星
火堯正仲夏周以爲孟秋宵中星虛堯殷仲秋周以爲孟
冬日短星昴堯正仲冬周以爲孟春是堯以天象定四時

而周亂天象也以物理明之鳥獸學尾堯在仲春周在孟夏鳥獸希革堯在仲夏周在孟秋鳥獸毛毳堯在仲秋周在孟冬鳥獸氄毛堯在仲冬周在孟春是堯以物理占四時而周乖物理也以文義明之春者蠢也言萬物之形動而神未爽蠢然無知也故蠢從春今之子丑寅月是萬物動時乎夏大也言萬物之昌大也今卯辰巳月是萬物昌大時乎秋孳也言萬物之收斂也今之午未申月是萬物收斂時乎冬終也言萬物之完畢也今之亥月猶近完畢酉戌兩月是萬物完畢時乎是蒼頡以文義名四時而周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四

昧文義也武周之謬亦至此乎以商家考之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太甲卽位之改元也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太甲之復辟也此見殷人歲正首丑而未嘗以十二月爲春也孔氏湯崩踰月則附會之謬耳以周家考之豳風周公作也曰七月流火則建申之星躔也曰九月肅霜則戌月之天氣也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五月鳴蜩則辰月午月之景物也八月剝棗十月隕籥則酉月亥月之節候也女求柔桑采芣芼則辰月之人事也周家改

建不改時此一証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此周詩也謂卯月爲夏可矣謂巳月爲暑可乎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二証也曾皙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辰月浴風吾已怪其太蚤而謂爲寅月可乎或曰溫泉自可浴是矣然則舞雩之風亦溫風乎寅月樹木便有可息之蔭乎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三証也周禮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朱子解桃夭已知其時矣夫解孟子又有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之說豈以桃夭非丑月乎又周禮仲春勿用牝豈非爲其孳尾乎則仲春必非丑月矣周家改建不改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聖

時此四証也君牙周書也曰涉於春水言薄也周之春果在子丑寅則冰正堅厚未爲薄矣曰夏暑雨冬祁寒周之夏果在卯辰巳卽暑未若午未月之爲暑周之冬果在酉戌亥卽寒未若子丑月之爲寒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申果周之季秋乎則百穀之登必於酉戌兩月而後定其有無當云乃亦有冬矣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五証也呂不韋雖秦人莊襄未滅周時猶用周正其作月令猶然夏時周家改建不改時此六証也秦史紀事每書元年冬十月是前乎周者商改建不改時後乎周者秦改建不改時周公

之識固出李斯之下乎始皇建亥爲歲首徒崇水德乖謬已甚乃能改周時行夏時乎若夏時復於秦則綱目大書特書矣是秦改周正因周時周之改建不改時此七証也蓋子者一陽來復之初萬物發生之始周歷崇天統故特標爲歲首朝覲會同頒歷授時郊廟慶賀皆重此月猶今之慶長至然至其紀月定時仍以寅爲孟春耳且周禮有正月有正歲三正迭建各有正歲建以爲年首重以爲事先尊以紀五行之運氣新一代之制作與正月之正不相干涉蓋三建乃歲正而正月乃月正猶兄弟十二人或以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異

貴或以賢首事當尊惟父母委任而兄弟之行不可亂也此三代建正之說非改月改時之謂也或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至寅月將何書曰春王正月也曰何以知之以秦事知之秦以亥月爲歲首每歲首云冬十月至於寅月則書春正月如云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是秦正亦建寅也由此觀之不可知乎汪克寬不考朔風月令而獨以改歲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後及唐風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之說明周家之建子爲正月孟春不知周家子月改歲而仍改月又以孟

子七八月之間雨集爲夏五六月之證余以爲七八月間
不如五六月之多雨然七八月之憂旱七八月之雨集亦
是常事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所謂冬夏
者夏正乎周正乎若云周之冬夏則卯辰巳月之熱未必
若巳午未月需水之亟酉戌亥月之寒未必若亥子丑月
望湯之甚也何不曰秋日則飲水春日則飲湯乎又引徒
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疑於太晚因知十一十二月爲
夏之九月十月不知病涉之人惟子丑月爲甚謂此時枉
梁已成民未病涉非謂至此時始修也惟自漢以來言春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聖

王正月者紛紛聚訟先儒謂爲千載不決之論余之辨析
極其毫釐者欲以白孔子行天子之事改正朔之冤決千
載之疑耳或曰孔子周人也而曰行夏之時何也曰周以
子月爲歲首不如夏以寅月爲歲首非爲周以子月爲春
不如夏以寅月爲春也只爲朱子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一
解之誤遂啓無窮辯口証書可不慎乎

三年之喪辨

或問三年之喪不三十六箇月止於二十五月而畢何也
曰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日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

祥尙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
言祥莫大乎是始棄凶而從吉矣是月也有餘哀焉心怛
怛而不忍情戀戀以增悲又一月而爲中月乃行禫祭禫
者澹澹然平安矣作樂歡笑如他日然飲酒食肉如眾人
然蓋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
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迂儒有執喪三十六箇月者是
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則短一月不
見三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必待又明年二月
十五日始經三見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爲二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哭

十五月矣是短一月不見親喪之第三日也故不計閏非
謂以厚爲道也近世俗更有親死於閏二月十五日不補
前月爲計閏二十五月之後值閏二月十五以不服後月
爲計閏者皆送問治罪是不明不計閏之旨也有二十七
箇月外責餘哀三箇月餘哀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問治
罪是不明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總之三年之喪實服二
年故曰再期而大祥嗟夫古三年之服曰居喪曰宅憂不
御酒肉不治生業廢祭祀謝交遊詩書不事學問不談不
見齒不入室寢苦枕塊禮壞樂崩故七百二十日不爲不

久後世惟素冠白衣在身而已百不異常可謂居喪乎可謂宅憂乎雖纒經終身可也

南禮辨

國朝尙左天下皆尙左或曰南人尙右非也南人並行偶坐何嘗尙右哉惟是作揖一事讓人於右居已於左曰行南禮南人亦不自察其所從來耳蓋宗廟朝廷之禮尊南面者也非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爲左西爲右今文武之立班是已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爲左西爲右何嘗不重左哉自北面者視之則東爲右西爲左不知尊有所在蓋論南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巽

面者之左右非論北面者之左右所拜在南面之人非右班拜左班之人也至於賓人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面可尊主人讓賓自以東爲左安得以無所尊之客位而行有所尊之揖拜哉且非阼階西階古人設兩階之初意也居已於左而居客於右南禮之誤也無疑矣若曰南禮尙右則不差揖拜卽差行坐二者必居一非矣或曰古人尙右今人尙左孰是曰古人是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向右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高在右也神道坐西東向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行步右足先發而左足次之

起拜左足先屈而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古今簡冊之序往爲右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爲是耳

婦人拜辨

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也男子以伏身爲拜婦人以屈膝爲拜斷斷乎無兩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夾拜蓋男子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拜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拜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拜婦人四拜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起拜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妃八立拜惟是致詞妃亦同跪其興也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引班首至殿上內贊跪外贊皆跪丹墀諸命婦皆跪致詞稱賀畢不贊俯伏直贊興復位立四拜而禮畢今南方扮戲子婦上父母壽子俯伏婦人雖跪而不俯伏猶有古人之遺意焉蓋婦人興伏爲拜起於武后臨朝袞冕郊天俯伏拜興而行天子之禮後世用之今士夫庶人親迎夫婦拜天地拜舅姑尚有婦人同夫拜興拜興之事而邱瓊山家禮儀節父母醮女尚有拜興之文皆謬也故珠冠之制俯首不得爲不俯伏無墜

髻落冠之憂故不嫌於重耳每問中常侍宮人見后妃當以何爲禮曰宮人遇后妃則叩首而行遇朝賀亦只立拜相沿謂叩頭爲小禮立拜爲大禮耳春秋傳云三肅使者蓋婦人以立拜爲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近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斂衽萬福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爲拜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其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載在會典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至

禮臣殊失本意矣蓋四拜四叩頭耳四拜畢不贊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爲一叩再加三爲四叩耳或曰拜爲兩手齊下惟男子爲然曰非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爲輕以叩頭爲重故婢奚見主人不敢立拜止是叩頭則知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耳

伯夷叔齊中子

或問伯夷之逃叔齊之讓中子不受命於父不受託於兄弟而儼然君孤竹律以中道三子孰得曰伯夷粹乎無以讓矣中子達節叔齊之賢賢而過者也商紂之時何時也

伯夷不立惡人之朝待清北海之濱可爲四民不可列五服孤竹之不立伯夷全之也其踰中子而立叔齊家庭之間必自有說總之爲社稷計耳伯夷長而父不立卽無中子與叔齊亦自無立之理何也父命爲重則國爲輕天下豈有無父之君乎其逃也不得不逃舍逃無他道矣叔齊安得而遜之父之所立而已廢之是以我爲我而忘其父也兄爲父廢而已立之是已欲爲弟而忘其兄之不子也借曰以天倫爲重父命非天倫乎設伯夷受其讓而立之何以視天下使中子亦不立而逃之何以存孤竹若中子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者吾不知其人然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而孤竹存必有所與立者也以兄弟之所棄而捨之不避利國之諂當兄弟之俱逃而安之不取讓國之名雖無父命而國無其人幽冥之中父命可知已吾父豈欲絕孤竹之嗣乎國惟我在而我不立孤竹之嗣豈可絕乎設中子亦逃中子不患於無辭而孤竹遂絕不知叔齊何辭於天下後世何顏以見父於九原乎若中子者默體先人之心顯成叔齊之名永衍孤竹之嗣故曰達節或曰中子所爲庸眾人能之曰吾惟幸孤竹之有中子也吾惟取中子之立之爲是也庸

不庸賢不賢何敢知焉或曰讓兄盛德也讓而以國又讓以父命應得之國盛德之至也古今之讓無以加焉夫子賢之而子有以遺議可乎曰遜國而逃諫伐而餓名高千古民到於今稱之吾何敢議讓爲賢不必讓爲聖吾以聖人望叔齊非爲爭者借口也秦伯仲雍逃父意而王季不逃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不逃千古而下不爲王季武王病叔齊獨不聞乎嗟嗟我知之矣設無中子叔齊則不逃叔齊不逃中子必不立彼固知有商之天下者必周也欲爲孤竹君不得不爲周也臣彼扣馬而諫者何心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而肯臣服於周乎不臣周孤竹必亡我逃以存君臣之倫中子立以存孤竹之祀隱微委曲至情天下後世莫有知者嗚呼叔齊其聖也乎

箕子

箕子箕國之子爵茅土所封也當紂之時三仁相王室箕子爲太師未有封爵及其狎狂爲奴紂亡而武王始釋之封爲箕子史記以爲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夫列於五爵分之三土皆臣名也卽不逃臣職謂之非臣可乎貴戚之卿與異姓姦卽不國亡與亡豈至受人

爵土列之庶邦食其祿而受之寵乎微子之抱祭器而歸周也存商祀也非以求封也商祀苟存何必封我周既封我何必固辭彼固知武庚之不可封也又知武王之必不封武庚也故安然受之而不辭箕子何爲者邪商有祀矣我無君矣異姓之夷齊寧爲商山之餓夫而恥食周粟矣箕子顧甘朝鮮之封臣道也子孫之道也胥失之矣洪範九疇天以錫禹者又四百年而有箕子箕子卽不陳洪範洪範亡乎洪範寧亡臣子之道不可亡也誅吾君梟之太白而共戴之天已有餘恨又何心與之談洪範余以爲洪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臣卽晝日三接猶懼其疎朝鮮去鎬京五千餘里越在荒徼限以千山謂之重道可乎豈武王重其道而疑其心故置之五服之外九夷之中乎不然胡爲乎封又胡爲乎封之遠乎夫箕子也孔子稱爲仁人豈忍漠然於異姓革命之後今考方輿家朝鮮在三代時不列職方其地不在周之版圖周安得而封國於此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意者武王所封或在兩地箕子不受逃之朝鮮朝鮮化其德推以爲君遂世其祀而仍其周稱乎至

於出之囹圄待以賓客訪以古今爲之陳疇亦聖賢邂逅談學論道之常若曰祀不系於宗祊名不列於三恪旣不爲社稷忠魂又不爲湖山遯叟而儼然受朝鮮之封夷齊必能笑之矣箕子何人肯爲之乎後之宗臣幸無以此借口

柳下惠

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卽吾母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迫於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其昧禮犯義卽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卽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卽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慎也

與其信心而畧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即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會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嚴子陵

子陵不可謂千古之高士哉西漢二百年持祿回寵之陋風非子陵無以挽其趨東漢二百年後愛名重節之義氣非子陵無以樹其標所惜者堯舜周孔之道似若未之聞也天經地義人綱物軌莫大於倫常而五倫之序堯先父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子孔先君臣朋友居昆弟後豈得加於君父之上哉子陵而果抱經天緯地濟世安民之畧也正賴知己以抒平生當繼亂思治之初非放勳重華之世忘拯溺亨屯之念慕懸瓢洗耳之風所學謂何非不仕無義乎五臣與舜比肩而事堯僚友也舜踐天子位未聞五臣論交道北面而臣之惟謹周公叔父也臣事成王遭讒恐懼不敢自明而託喻於鴟鴞蓋天子所不得臣者惟君與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光武奄有九圍子陵卽不爲臣獨非民乎能逃於天地之間乎奈何以布衣之交輕帝王之貴而加足於天子

之腹乎卽朋友亦無加足之理而况天子乎嗟嗟在光武
不失爲盛德在子陵不免爲倨傲象動於天不云德星入
薇垣而云客星犯帝座曰犯不當犯而犯者也吾恐後世
昧中庸之義者以加足高子陵豔千古之談昧一王之義
故以聖人律之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可矣恣肆
則不可

張儉

張儉節義之賊而黨錮諸賢之辱也夫蹈危求名激惡取
禍聖人之所惡也故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曰邦無道免於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刑戮曰明哲保身曰默足以容黨錮諸賢褊心躁口建旗
鼓樹狂鶴高自標榜互相引重於污濁之世翹翹然形人
之短已非隱鱗藏羽之道矣乃又非毀朝政指斥時權俾
公卿以下畏其譏貶屣履盈門忌之乎愛之乎性分當如
此乎職分當如此乎此諸賢之罪案也大丈夫磊磊落落
旣欲樹一世之名何肯愛一身之死是故恥不與黨人有
皇甫規事不辭難罪不逃刑竟詣詔獄考死有李膺聞詔
辭母自往請囚有范滂彼皆非邪儉也督郵東部破侯覽
之家宅籍沒其資財昔何壯也及逮捕黨人逃竄如兔鼠

望門投止牆可踰穴可藏苟活偷生何所不爲以容畱儉
相逮而伏重誅者十數家以蹤跡儉而收者徧於天下宗
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至於孔褒一門爭死不知保
此召殃取禍之軀何爲哉夏馥聞而歎曰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何以生爲及黨錮禁解乃還家覲面猶仕於朝終衛
尉年八十四而後死噫斯人也何顏立於天地間其死也
何顏見李范諸人哉嗟天道之不明久矣黨錮諸賢總是
氣質用事而不聞道彼其破家滅門以隱亡命亦賢智之
過也岑暉之逃賈彪閉戶不納曰傳云相時而動無累後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五

賢公孝要君致覺自遣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
隱之乎未必非一見也朋友之誼平日以道義相切磋以
中正相規勉罪不受誅則爲之急難可也爲之容隱可也
自作之孽素昧平生何害其爲賈彪噫當是時也吾取五
子焉袁閔申屠蟠得道之經何顛陳實得道之權郭林宗
清而不激庶幾免乎

武氏之罪

自有天地以來亂臣賊子罪大惡極有甚於武曌者乎一
統之義有君則天下皆臣也有夫則天下皆妻妾也有祖

宗則天下皆子孫也武曩太宗一妖妾耳十四入宮爲才人經事太宗十有三年矣高宗蓋竊烝焉太宗崩後出爲感業寺尼高宗託事幸寺相向而哭猶有父妾之嫌未敢顯然召入也王后妒蕭妃之寵陰令蓄髮勸高宗納之時年三十有一矣凶淫險狡豪縱很賊蓋振古一人焉其備有人閒之惡惡極天下之大姑不暇悉至於屠割主母殄滅天潢皆爲輕罪亦不盡坐惟是身爲李家婦也而變唐之郊社黜唐之宗廟改唐之國號篡唐之天下自稱皇帝追帝母家是人也寰宇之內不與戴天夫祖宗爲重則母去爲齋集

卷六 雜著

无

爲輕社稷爲重則身爲輕中宗者唐之子孫而武曩者唐之賊也中宗明於大義則奉武曩帥羣臣痛哭於唐家宗廟數武氏之罪曰太后得罪社稷宗廟天下兒不敢以私恩掩公義武曩自殺聽之可也不則廢爲庶人送令歸宗取諸武之禍唐室者而盡誅之廢武曩所推崇復唐家之廟社然後披髮入山讓睿宗而立之此大義滅親萬古之通誼也或曰子廢母可乎曰大君者天下之大君宗子者高廟之宗子中宗不敢專其身况得私其母乎念一人劬勞殄列祖血食不孝孰大於是設庶民之家其母與姦夫

殺其父其子以母事之乎卽不推刃以負吾母之恩亦當
訟言以敵吾父之愾何者家之三綱夫父爲尊吾與母皆
妻子也故父在爲母期天子之孝與庶人不同武曩之罪
與殺父不同是可置之不問祖宗在天之靈其謂我何韋
氏之罪止於殺夫立宗視韋氏親則伯母尊則國母也殺
而尸諸長安天下後世未有罪立宗者中宗卽廢武爲庶
人儘於子道從厚矣奈何念我罔極私恩忘我祖宗公憤
乎吾又恨唐室之無臣也當武后之奪權於高宗也猶曰
共理天下其廢子自立也猶曰女主當朝守唐之天下也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卒

一革命後則武曩一唐室之亂賊耳凡爲唐家臣民皆得
手刃此婦乃高之者劫於屠戮之威戀其富貴之榮卑之
者恣其淫縱之欲濟其貪殘之惡卽有直言敢諫之臣履
正奉公之士不過爲亂賊之忠臣忘國事讐大節已失上
之不能掀天揭地次之不能遠引高蹈貪昧隱忍奴顏婢
膝於國賊之前意欲乘時搆會以徼天幸雖曰君子總之
無足取也或曰虐酷薰天身如朝露事權不在徒取滅亡
而又激株蔓之禍吾恐中睿子孫皆入鬼錄矣曰是固然
矣當元琰多祚姚元之同心五王設有霹靂之手不令中

宗興聞卽如隆基之討韋氏然後歸命中宗惟其生殺不毅然大丈夫哉驚天動地止誅二張而畱無窮之禍本談之令人媿汗卒令淫穢之身同葬乾陵亂賊之婦同享太廟唐朝可謂有人乎可謂千古一恨

狄仁傑反周爲唐考

按高宗儀鳳元年仁傑以大理丞擢侍御史中宗嗣聖元年甲申二月帝廢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不預政事九月立武氏七廟三年丙戌狄仁傑爲冬官侍郎五年戊子仁傑巡撫河南天授元年庚寅九月武氏改國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全

號曰周稱皇帝廢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十一月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追尊四親爲帝后黜唐主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唐於是乎亡矣辛卯九月周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是月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元輔以皇嗣在東宮固執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后召慶之謂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后不從慶之叩頭慟哭伏地不起他日又屢請后

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杖之耳目出血而死其黨乃散昭德因進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自古未有姪有天下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深以爲然此時仁傑爲相未聞出一言壬辰來俊臣羅告平章任知古等謀反仁傑與焉反案已成行刑有日仁傑獄中裂帛告變值樂思晦少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亦上變得召見后問狀樂郎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臣復何所冀望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乞擇朝臣之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奎

清忠爲陛下所信任者爲反狀令俊臣鞠之無不立承后意稍悟召仁傑而詰之貶彭澤令秋七月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后曰承嗣權太重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日子不弑父乎姑姪與父子孰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屢毀昭德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寢汝勿復言甲午昭德以專權使氣爲邱愔等所劾貶南賓尉尋召監察御史丙申十月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丁酉來俊臣貪淫恣肆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乃與俊臣同日棄市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嘗問

仁傑欲得一住仁傑薦東之后遷爲秋官侍郎又薦姚元崇栢彥籙敬暉等數人戊戌以仁傑兼納言承嗣三思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臣備員宰相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豈得不與知乎又勸后召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夫僞齋集

卷六 雜著

壹

之張昌宗同爲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切齒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以慰人望二人乘間屢爲太后言之后大悟又不欲顯言其意乃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療疾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九月以帝爲皇太子封旦爲相王己亥冬十一月后以吉頊與武懿宗爭功不遜大怒有馭馬三物之說貶頊安固尉面辭涕泣願陳一言后問之對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曰無之曰分泥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后

曰爭矣頤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皆爲王兩不安矣后曰朕亦知之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己亥十二月以狄仁傑爲內史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觀葬舍利后欲往仁傑跪於馬前諫止之庚子六月仁傑卒又五年乙巳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遷太后於上陽宮尊號曰則天順聖皇帝二月以武三思爲司空武攸暨爲司徒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冬十一月武氏死年八十二中宗丙午正月以敬暉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齋

爲諸州刺史五月葬武氏於乾陵六月貶敬暉等遠州司馬秋七月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殺備極慘毒或問唐臣呂溫頌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信乎曰不然仁傑固心乎爲唐者也若曰功專在仁傑則誣矣昭德腹心近臣姪母子之說子尙殺父之言屢陳於七年之前武氏遂削承嗣之權是時仁傑尙在魏州也仁傑旣同平章承嗣復求爲太子仁傑始從容言之后不聽及鸚鵡有夢仁傑因而進言勸立廬陵王方慶王及善同聲贊之而后立承嗣之意始衰猶未欲反廬

陵也及蘇安恆兩上疏極諫太后賜食慰遣亦未遽從吉
頊以禍福動二張二張朝夕勸后后召吉頊復懇切面奏
明日始託疾召廬陵是反周爲唐前有昭德後有蘇安恆
吉頊三人之功十七而仁傑十三也或曰潛授五龍三子
何與曰張柬之桓彥範姚元崇敬暉誠爲仁傑所薦討亂
者四人誠皆有力而仁傑實未嘗授之意也仁傑薦柬之
等在戊戌之夏六月明年六月仁傑卒又七年乙巳武后
病篤柬之等始討二張是時柬之已八十餘矣四年丙午
柬之卒設使武后不病柬之等必不敢圖仁傑豈能決策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七

於七年之後柬之豈能必其壽至八十之久哉其成功者
幸也且復辟大舉也應誅之人應行之事應相之機應防
之變深思遠慮俾無後艱始爲好謀而成余嘗思之當時
失事機之會者四中宗昏懦眾所知也一與之同事必掣
肘乃令王同皎夜迎中宗斬關回人一失也諸武之患大
於二張乃釋而弗誅不思中宗懼武后不敢誅諸武愛韋
后以及宗訓必不誅三思二失也武氏唐之亂賊罪百倍
於韋氏人人能誅之則人人皆忠義乃與中宗同事止遷
上陽仍稱皇帝三失也諸武之當誅如楊再思宗楚客鄭愔

崔湜等罪大惡極使之漏網四失也大丈夫當大事不能
獨斷而前顧後盼藉中宗以爲禍福首而已因之薛季昫
劉幽求之勸已爲後時乃復掩飾支吾亦可媿矣不知梁
公之所潛授者何策而功烈如彼其卑乎夫以八十垂死
之武氏已在東宮八年之中宗卽無五王之舉有天下者
非中宗而誰中宗立而二張寧憂其不死乎區區此舉止
令中宗早作半年天子奚關於唐之存亡邪或曰二張猶
在三思方張不測之變尙不可知乘武氏之疾篤而弗圖
後必噬臍曰中宗再入東宮承嗣憤惋而死武氏當革唐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奎

爲周之始尙以旦爲嗣王衰而未甚之時已無意於承嗣
乃於八十二歲病篤之日顧欲改圖乎且武氏才智狡猾
百千呂氏垂危之際不以羽林屬二張諸武其無他念審
矣咸池之浴固無待於此舉也夫以一己之禍福尙不能
料踰年而酷死於三思之手身爲几上肉而不知束之老
耄不足責矣敬暉諸人亦可恨也謂之五龍可乎曰然則
仁傑非與曰仁傑當周未革命以前武氏者唐之主母所
治者唐之天下仁傑雖無改於武氏之惡猶不失爲唐之
名臣周旣革命以後則武氏者篡唐之亂賊滅唐之寇讐

北面事之求一生於萬死得一品於三黜卽有建白不過
爲周之忠臣仁傑之卒也題其墓必曰周內史前同平章
兼納言謚文惠梁國狄公之墓固不得以唐字加之也然
則爲仁傑者當何如有會意之謀密同心之士成反手之
功不妨貶損名節苟祿僞朝何者他日之所得足以酬今
日之所失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無可圖之勢有可待之
時則磻溪可釣俟武王以清天下無可乘之機絕恢復之
望則首陽可死周之粟必不可食嗟嗟女樂足以亡魯孔
子不諫而行發棠足以仁齊孟子不勸而去吾道爲重則
去僞齋集

卷六 雜著

空

天下爲輕仁傑豈貴戚之卿乎受顧命之託乎喪名節之
重官篡弒之朝事凶淫之婦竭靖共之忱依違澠涇無萬
全不可敗之計以倖萬一不可必之功吾爲仁傑惜之或
曰武氏竟不以承嗣三思爲太子而反廬陵此其復唐之
功不足以雪事周之恥乎曰無論廬陵之召功不專在仁
傑無論五王之謀才不足以濟變武氏晚年惻隱之心不
死是非之念復萌卽無諸臣爲力有天下者必唐也吾何
以明之李氏之族已無雠類武氏四子引也賢也旣見殺
矣所存者中睿兩宗及二十王皆武氏親子親孫也使武

氏無子孫雖有十仁傑百昭德平安極萬壽其凶彼若此婦肯從臣下之言以天下還李氏之族貽武家之禍乎其以天下與承嗣三思也必矣語曰虎狼父子雖窮凶極惡至於血肉所屬乳抱所煦禽犢一點真心衰年一息夜氣必有毫髮牽戀不能自割廬陵廢而豫王畱雖曰假李氏以厭天下之口亦不忍滅吾子以傷一體之分此人年老頗有慈心淳風固先知之矣或曰使五王舉事之時仁傑尚在能廢武后滅武族乎曰仁傑君子也受知於武后深矣當必使中宗復辟而止他非所望或曰使三思竟有天下而仁傑尚在委質爲臣乎舍生取義乎遜迹山林乎曰仁傑不恥事周固以中睿兩宗在使武氏并兩宗及二十孫滅之而以天下與母家仁傑豈肯北面三思而臣之乎計惟有黃冠歸故鄉耳第君子去就當以孔孟爲正辱己以正天下即使成功亦屬詭過斷斷乎其不可耳

去偽齋集

卷六 雜著

空

